

打捞·呈现·正名

——读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

■付红妹

一部水浒传天下,谁人不识古沧州。《水浒传》极大地提升了沧州的知名度,但令人遗憾的是,作为小说中的林冲发配去处,沧州也因此一度被不少人误以为是荒凉边野之地。

对此,沧州的学者纷纷作出回应。殷玉萍的历史散文集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即为其中一个坚实、响亮而有力的声音。

作者整理、打捞、还原隐藏在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史籍以及各地方志中的资料,并将其用场景、故事、人物的形式呈现出来,借以告诉人们北宋时期沧州这方土地的真实样貌,以及这方土地上人的真实质地。

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,历史真实可以说是其生命线。作者可以适度地发挥想象,但也必须在遵循历史基本真实的基础上来进行。否则无论多漂亮的文字也会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作者深谙此理。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沧州正名之作,面对影响巨大的《水浒传》,更需把“历史真实”的文章做实、做深,因而在史料上着力最勤。

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,作者披沙沥金,拨开历史的迷雾,从其蛛丝马迹中厘清、复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,展现彼时沧州之物产丰厚、经济繁荣、民风淳朴及地理不“远恶”。她落地生根的文字,将我们带回历史现场,还原了一个北宋时期真实的沧州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可以是一部乡邦文献,所保留的是关于这方土地的文化记忆,是这方土地上人们共有的精神财富,而这笔财富无疑会为沧州文化建设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源。

新春第一绿

■冯毅

早春的平原大地上,是谁为我们献出第一抹新绿?是随风摇摆的杨柳,是一望无际的麦田,还是正在被阳光和微风抚摸的桃花?这些都不是,而是人们最常见、最朴实无华的羊角葱。

羊角葱,是葱家族中的一种,既可籽播,也可移栽。它既不像大葱生长体粗,也不像小葱妩媚秀气。羊角葱从初春冰封的大地里萌发出来,且每棵都同时生出两根碧绿坚挺的绿叶。那股顽皮劲儿,活脱脱就是羊的两个角。人们对它的俗称,大概就来源于此吧。

我小的时候,乡村既没有温室蔬菜大棚,也没有随处可见的超市,更别提随时随地可送达的快速。漫长的冬季,庄户人家的餐桌上,大白菜唱主角,吃回土豆像过年。如果白菜存得少或是不小心放坏了,就只能顿顿饭靠

历史散文的写作,固然需要遵循历史理性,但它首先是散文,是一种侧重精神传达和情感抒发的文体,文学性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维。本书的文学性首先体现于其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。历史素材成为作者建构文学想象的翅膀,她把史料化成了一幅幅可视、可感的画面,让我们触摸到历史的肌理、人物的血肉。其次,文学性还表现在文章的起承转合、行文布局上。散文结构是作者艺术构思的显性表征。阅读中我们会感到殷玉萍在此处可谓匠心巧运。虽然文中需要引用大量史料,并要尊重史实,但她写人、叙事没有平铺直叙,更不是史料的罗列,而是各种叙事技巧运用自如,大大增加了文章的魅力,提升了阅读的兴趣。再者,本书流畅平实又不乏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是其文学性的又一体现。像“秋风乍起,边路茫茫”“菊花盛开,秋风送凉,苏辙和自己的家人围坐在一起,把酒临风,心绪难宁”(《苏辙到任丘,赋诗赠友人》)之类,读来诗意盎然。而写沧州河间人、北宋名臣权邦彦,“他义无反顾地披上战袍,万丈豪情地驰骋疆场。与宗泽的并肩战斗,与金兀术的殊死拼杀,与秦桧的分庭抗礼,死守一座孤城的艰苦卓绝,拒不投降致父母妻子陷入敌手的忠义和惨烈”……这些句子,既流光溢彩,又力透纸背。

作者用文学的手法呈现史料,用文学的语言解读史料,让枯燥的史料活了起来,在富有历史气息的同时,又饱含人生情趣和现实感。

无论哪种体裁的文学写作,地域性主题的选择,往往流露的是浓厚的本土文化建构意识与鲜明的地域色

彩。而自觉建构本土文化恰是本书社会价值之所在。历史叙事塑造文化记忆,而文化记忆建构集体的、当下的、具象的、带有情感性的“记忆之场”。“记忆之场”又收集、记载过去传达给我们的信息,唤起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

生活在沧州,工作在沧州,但似乎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座城市。读毕此书,再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,似乎多了一层懂得。这有点像子女看父母,最熟悉的人莫过于自己的父母,但未必真的理解父母,懂得父母,除非你能深入地、客观地探寻他们的成长、他们的故事、他们的精神。我想,于沧州人而言,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帮助我们实现了一次这样的唤起和探寻。让沧州人更懂得我们歌于斯、哭于斯的这方土地,和这方土地上的人;也让我们为这方土地的昨天而心生自豪,为这方土地的今天而倾情付出。

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是记忆的唤醒,更是文化的赓续。阅读本书,感动作者对沧州这片土地、对沧州文化的满腔深情;佩服作者固守书斋、探幽发微的沉静。写作涉猎到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资料,且用业余时间,在写作能力之外,精神的支撑和心理定力不可或缺。作者和其他研究地域文化的学人,常常让我想到一则佛经故事:“昔有鸚鵡飞集陀山,乃山中大火,鸚鵡遥见,入水濡羽,飞而洒之。天神言:尔虽有志意,何足云哉?对曰:常侨居是山,不忍见耳!天神嘉感,即为灭火。”他们这种陀山鸚鵡的决心和情怀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致敬和学习。

人生感悟

烟火人间

我家的擀面杖

■刘继红

跟好友聊天,谈起家里的老物件。好友说她家最老的物件,当属她的太奶奶60年前编织的一张小摇床。她的爷爷、爸爸和她都睡过,如今又拿给她儿子用了。一张小床传了四代,看样子还真能当古董继续传下去呢。

我不由得也想起了母亲的“传家宝”——一根用了近百年的擀面杖。这根擀面杖是枣木制成的,长约三尺,两头细,中间鼓,色泽紫红,带着一层盈润的光泽,宛若少女纤细的手腕。那是几代人在漫长岁月中用双手打磨出来的。

当初,这根擀面杖是母亲的外婆传下来的。母亲作为第三代传人从外婆手中接过了它,同时也接过了一门擀面的好手艺。母亲的手擀面堪称一绝,粗细均匀、口感筋道。我亲眼目睹过母亲在停电的夜晚也能摸黑擀面,不仅效率如常,切出来的面条居然还能如往常一样细致均匀。

在我的惊叹声中,母亲说:“这有啥难的?从小你外婆就传授过秘诀,照着做你也会。温水和面揉个圆,擀杖推压成面片,快刀切出豆芽线,开水下锅菊花瓣。”后来,这口诀我烂熟于心,但终究只掌握个皮毛,自己擀出来的面条无论如何都没法跟母亲做的相提并论。母亲却说,她的手艺比起外婆来差远了。

当年,外婆还没结婚,有一次应邀去邻居家帮厨。她一个人擀出了供十几个人吃的面,活儿干得又快又好。那吃面的人当中有位长辈,觉得外婆既贤惠又能干,便找人为他的儿子提亲,把外婆变成了他家的儿媳妇。外婆初嫁时,外公家里还挺风光的,但后来家道中落,外婆便一个人给一家人做饭,竟能从容应对。这根娘家陪嫁的擀面杖,伴着外婆辛劳了一生,先后养大了4个儿女,又看着他们成家立业。

母亲小的时候,外婆家里的日子就艰难了,多数情况下连饭都吃不饱。亏得外婆勤俭能干、持家有道,是她靠着磨豆腐养活了一大家子人。日子虽然穷苦,但外婆总是那么勤劳乐观。从母亲的描述中,我听到了好多外婆留下的金句,比如,“人勤地不懒,只要功夫深,瘦土变成金”“常说口里顺,常做手不笨”“手提一把斧,不必求人苦”……

后来,母亲和父亲结婚时,父亲只拿出50块钱的彩礼。外婆说,穷算不得毛病,不怕天寒地冻,就怕手脚不动。于是,母亲带着外婆给的那根擀面杖,开始和父亲一起为我们这个家辛苦打拼。

前一阵子,母亲过生日,我和母亲的老伙计枣木擀面杖通力合作,为她做了一碗长寿面。我自愧手艺不精,做出的面条卖相欠佳,母亲却对我说:“这根擀面杖,以后传给你了。勤补拙,熟生巧,巧生精,记住这话,干啥都不会差。”

现在,我是它的第四代传人了。我知道,自己接过来的,远远不止是一根擀面杖,还有那些朴实而隽永的人生真谛。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念念不忘

吃咸菜条来打发了。连着吃上几天,再壮实的人脸色也要变绿了。

爷爷是种葱的好手。每当深秋地净之后,别人都“猫冬”了,他也不闲着。爷爷扛着把铁锹,掘出几畦菜地,反复用铁耙子耩,土整理得很细,地也变得很暄。然后,爷爷均匀地撒上葱籽,再取细土覆盖上,酣畅地浇上水,葱就算种好了。

葱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。雪压霜欺中,无畏不惧,毅然决然地生长。它在冰封的土地里,也无需浇灌施肥,倔强地伸展着身躯。而爷爷似乎很懂它的习性,开春前他总要在葱地的最北面扎一道篱笆墙。

一开始我也不知这是为何,后来才知道这是为葱抵挡寒冷的北风,让阳光和热量尽量多地聚集在葱的身

上。这样,每年爷爷总是第一个收获。当他拎着一捆新挖的葱进村后,总会有乡邻们热情地与他打招呼,夸奖葱的鲜嫩。爷爷随手给这个一把,给那个一把,到家时就所剩无几了。

羊角葱的吃法有很多,可整根蘸酱,可切碎凉拌,可做葱汤。再讲究点,可拌豆腐,可炒鸡蛋。由咸菜条到鲜嫩爽口的羊角葱,味蕾的满足,也让农家人的脸上绽放出笑容。

“去岁严冬蓄志田,春来破土劲竹般。三生滴翠彪寰宇,一世清白誉人间。”现在,一年四季我们的菜篮子都很丰盛。每到春季,我总要特意去买几次羊角葱来吃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早春第一鲜,更多的是在追忆过去,咀嚼人生,更渴望能从羊角葱身上感悟出点什么。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远方

忽而,一场落雪掩盖了原野上的枝枝叶叶。小麦低了头,蜷缩在湿润的雪地里,暗自幸福着。衰败的草轻轻晃动着残留的一点枯叶,却丝毫没有气候消逝的意向。不远处,一行行通向校园的脚印,错乱无序地写下一行行诗歌,一点点伸向远方。

——彭晃

团圆

繁华的世界里,灯影处是我们的家。家的温暖,家的温馨,家的欢乐,都汇聚在这里。我们团聚在一起,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,享受那个美好的时刻。在家的每一个角落,我们都能感受到亲情的力量,感受到团圆的喜悦。

——周广玲

野菊花

漫山遍野的野菊花,是初冬时节群芳中的坚守者。它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,也没有桃花的艳丽,但却有着朴实无华的品格。肃杀的严冬来临,野菊以从容淡定的气质装扮着茫茫的原野。苍苍大地也因为有了它的存在,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暖意。

——羽涅